

海 飛 馬



黄飞鸿

梅菊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志奇

黄 飞 鸿

梅菊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400 千字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ISBN 7—5386—5930—6 / I·889

定价:19.80 元

目 录

- 第 一 回 传仙槎真人入尘世 (1)
 诉衷情佳丽续前缘
- 第 二 回 娶佳人飞鸿成家业 (30)
 开武馆英雄齐赞襄
- 第 三 回 比技击浪人皆蒙耻 (52)
 游香江少女乐相援
- 第 四 回 斗恶犬击威振港粤 (78)
 惩洋人佳丽心爱慕
- 第 五 回 酬英雄双美开美筵 (101)
 慕名将飞鸿施医术
- 第 六 回 施神技飞鸿任执教 (129)
 起狼烟永福支援台
- 第 七 回 林世荣义救黄师母 (157)
 唐景松排挤黑旗军
- 第 八 回 刘永福旌旗向南指 (182)
 唐景松临敌弃台湾

第九回	遭浩劫英雄齐聚义 上沙场教习大显威	(203)
第十回	燕虹桥上将星殒落 八卦山中义士归天	(230)
第十一回	刘永福劫余逃罗网 黄飞鸿泣血辞台湾	(252)
第十二回	黄飞鸿劫后余生还 白云山女巫践前约	(274)
第十三回	续仙缘女巫期再会 救勇士飞鸿施歧黄	(297)
第十四回	图壮举惊鸿险掠影 复神州碧血洒黄花	(319)
第十五回	看破红尘践约上山 凡心未净再入尘世	(342)
附录		(361)

第一回

诉衷情佳丽续前缘
传仙槎真人入尘世

唐朝诗人韦应物有诗句曰：

诗思竹间得

道心松下生

却说环宇之中，四万八行界，有一方域口南瞻部洲，方圆数万里。南瞻部洲之中，有一无名之山，住着几个无名的世外高人。他们无事则散，有事则聚。世外之人，无事时居多，所以他们是散的时候多，聚的时候少。

只是有一日，他们为一株花卉究竟是花呢，抑或是叶而争论不休。为互相区别开来，那年纪最长者便自称是“无名尊者”，次长者自称为“无垢真人”；一对金童女玉，一个自称“无心童子”，一个自称“无意玉女”。他们都是以心传言的，并不开口说话。适逢那一天，他们的心声被作者拾获，遂以他们自己所安之名号称呼他

们；否则，在叙到他们时便无法行文了。

他们行不言之教，传无字之经，作无心之人，行无意之事，环节顺其自然。即如他们争论那株植物到底是花是叶，争论了半日，并无定论，便撇过一边，管它是花是叶，是花自开自谢，是叶自枯自荣，不再理会。

无名之山不甚高峻，外面看不出它有何奇特之处，惟其如此，才无名，才没被僧道占去。但山势蜿蜒，既广且厚。气候不冷不热，温润如春，所以山上多无名之奇花异卉，多无名之珍禽瑞兽。无名高人逐云水而居，居无定所。所穿之衣，似衣非衣。一日之中所食，不过是数粒丹丸或几片嫩叶而已。而他们却身强体健，上山时疾走如飞。肚饥吃饭，眼困睡觉，像闲云野鹤一般闲散自在。“云无心以出岫，鸟既倦而知还”；一切都顺其自然。自然而然中，他们得了大道。大道之行，使他们法力无边。他们非僧非道，而是仙家；在儒道佛之外，自成一家。他们无尊卑生从之分，有事时，由年长者作为召集之人。

这样懒懒散散地过了若干年代，无名尊者憬然心动，记起曾有几个外界之人，曾入山修道，道未修成，却贪玩而出山外，被一阵怪风卷去，坠入尘世之中。屈指算来，人间已是清朝光绪年间矣，那清朝之主气数将

终，该请个人下山一趟，提醒他们孽业将满，善自珍重，不可误了上山修道之期。

一念之间，无名尊者以心声传语，请无垢真人前来一叙。无垢真人此时正躺在一棵万年松的树枝上，听得无名尊者心声，便一跃而下，稳稳当当地落到数丈之下的草地，然后，一阵清风般飘到无名尊者的石榻前，垂手侧立，心声问讯道：“无名尊者，有何赐教？”

无名尊者翻了个身，心中说道：“无垢真人，大道不言教。”无名尊者慢慢坐起，望着无垢真人又说：“真人，你还记得么，前番，曾有几个山外之人，入山寻道，坠入凡间已有年矣，想劳尊驾，下山去寻访他们，如何？”

无垢真人将无名尊者之嘱随便放进心中一处角落，又跃上万年古松呼呼睡去。一觉醒来，觉得心中有物，便掏出来，记得是无名尊者之嘱，便丢给无心童子、无意玉女去行事。童子、玉女将那嘱咐无心无意收起，又随意上山玩去，玩着玩着，将那无名尊者之嘱丢了。

无名尊者偶尔想起了上次对无垢真人的嘱托，使用心声问讯。无垢真人也记起来了，找来无心童子和无意玉女。童子玉女这才想起，找遍全身也找不到那句话了。无名尊者也不计较，仍请无垢真人亲自下山。

无垢真人不再耽误，换了一套乞丐的衣服，带了一葫芦丹丸，屈指算了一会，认准这回寻访的方向，便下山而去。

广州西关，有一座三进的大院，两扇黑漆大门，“咿呀”一声打开，一位穿着薯蓣粗布衣裤的少年，被一位老者请进屋内，老者让坐下，献上茶，请他稍待，便进内禀告少主人。一会，少主人出来，与客人作揖为礼。少主人长身玉立，两道剑眉下，是一双深湛如秋潭之水般的眼睛，神情凝重而安详。方嘴似笑非笑，不轻言诺，一诺既出，则驷马难追。长方脸中，方正之中有圆润，又是个有宽有严，刚毅而又重情义的大丈夫。他坐在太师椅上，身躯微微前倾，隐重如置地的铜钟。双手十指，如十条香蕉般清壮，手势安祥下垂，显得行止有度，内劲紧敛而又灵活多变。双脚成直线下垂，黑绒圆头鞋内的双足，紧贴地面，重如泰山。他穿着一件藕色暗花绉纱长袍，黑长裤，黑油油的辫子盘在头顶上，用青丝线绾住。一望便知是个有家学渊源、学艺有成的武林世家子弟。

他名黄飞鸿，是名震遐迩的武林英豪黄麒英的公子，年方十九岁。此时黄麒英已作古了，飞鸿习武之

余，便诵读诗书，侍奉寡母。尽管提亲的三姑六婆踏烂了几条门槛，母亲也一再催促他成亲，他只是以习艺为由，一笑置之。

客人是飞鸿的师弟，名叫梁宽，是贫家子弟。飞鸿也不嫌弃他，随他来家中走动，不时周济他升斗之米、御寒之衣。

“阿宽，今日就去佛山么？”飞鸿声如洪钟，问道。

“是呀。飞鸿哥，你禀告过师母没有？”梁宽应道。

飞鸿正要回答，里面传来黄太夫人沉稳的声音：“阿宽来了么？”接着，飞鸿母亲在小丫环的侍奉下，出到外厅。

“师母早。”梁宽向黄太夫人请安问候过，便和飞鸿一起，为太夫人安座，见太夫人坐下，飞鸿和梁宽师兄弟才告了座。

黄太夫人鬓发斑白，身穿万寿纱袄，手拄龙头杖，神态雍容而慈祥。她吃过一口茶，将茶杯放进丫环递过的托盆中，笑容可掬地望着梁宽和飞鸿，问梁宽道：“阿宽，近日学艺有否进步？”黄太夫人说话时中气颇足。

“师母，弟子愚钝，学艺不精，进步甚微。”梁宽恭敬地禀报道。他曾与飞鸿一起，跟黄麒英学过武艺。

黄太夫人虽不懂武艺，但随黄麒英多年，看过他课徒授艺多次，耳濡目染，也知道些武术奥秘，她见梁宽眼神没有多少杀气，坐得也不太沉稳，便知他确实没有多少长进。她问道：“学艺要多看多练多思，是么？”

梁宽应道：“师母所训极是，弟子谨记。”前几年，黄太夫人想看看梁宽武艺有无进步，便让他在后院打了一套拳。打完，黄太夫人赞了人几句，他非常高兴。这回，他又想露一手，可是黄太夫人却没有提让他打拳的事，他有些怀才不遇的失落感。

“鸿儿，开武馆的事，听你说过几回，却不见师傅来，到底怎么回事？”黄太夫人又问飞鸿道。

“孩儿正为这事发愁呢！想孩儿年纪尚幼，难以独力支撑。前番寻来两位外江师傅，武功还上得了台面，只是人品差些，孩儿打发他们走了。”飞鸿应道。外江即外地来的师傅，他们架子大，又贪杯好色，全无师道尊严。

黄太夫人颌头道：“人品差了，即使武功再好，也是误人子弟，踢了黄家台盘。”她看看梁宽，又问：“阿宽今日来，有什么事吧？”

梁宽笑道：“师母果然眼光犀利。今日来，是想与飞鸿大哥到佛山去寻师傅的。”

黄太夫人爽朗地一笑，说道：“好吧。飞鸿，你带上银两，与阿宽到佛山去一趟，早去早回，路上不要多事。”

“孩儿记得。”飞鸿答应一声，收拾了银两，以及换洗衣服，打成一个包袱，便和梁宽辞了母亲，到了码头，乘了省城至佛山的渡轮，到了佛山。

佛山与朱仙镇、江口镇、景德镇一起，被称为中国四大古镇，人烟稠密，商族辐凑，陶瓷、铁器、丝绸，闻名遐迩。此外，武馆、戏班林立，亦是一大特色，其中多有反清复明秘密组织“天地会”的堂口，乃是藏龙卧虎之地。

黄飞鸿、梁宽师兄弟俩，寻了一家清静的客栈，吃过客饭，小憩片刻，便到佛山祖庙游玩。庙中游人如织，两人看过神像，烧过香烛，便出了庙门。

庙门前是一个戏台，上面正在演《穆桂英招亲》。那扮穆桂英的戏子，俏丽中不乏勃勃英气，兼身手矫健，嗓音清亮圆润，颇有巾帼英雄的气概。梁宽一时看得入了迷，心无旁骛。

清代咸丰年间，佛山粤剧艺人李文茂，是天地会的一名堂主，他与太平天国南北呼应，带领粤剧琼花班子弟，与另一首领陈开一起，头裹红巾，揭竿而起，浩浩

荡荡地溯西江而上，攻城掠地，在广西潯州建了“大成国”。因为粤剧红船班中，有过这么一件令清廷不安的“逆事”，所以清廷在数十年间，曾下令禁演粤剧。如今粤剧开禁不久，所以迷恋粤剧的看客特别多。

台上“穆桂英”正声情并茂地演戏，忽然台下响起一片喧哗之声。只见十数个彪形大汉，威风凛凛地进入场中，当道的纷纷避让，走避不及的，被大汉打翻在地。飞鸿欲拉梁宽走开，梁宽仗着有点武功，不肯走。飞鸿低声问一位正要走开的老者，那是些什么人？老汉说，他们仗着是当地大姓，便恃强凌弱，戏场中的好位置，都要留与他们。那老者说了几句，便赶紧溜走。大汉们霎时已来到飞鸿和梁宽面前，一位恶汉当胸一拳向梁宽打来。梁宽来个“顺水推舟”，将拳荡开。飞鸿连忙上前，陪着笑脸向大汉说道：“朋友，你们要座位，我们让开就是，何必伤了和气。”那大汉正想发作，见飞鸿仪表非凡，器宇轩昂，知道有些来历，不敢鲁莽，只找梁宽晦气。飞鸿只得推了梁宽走，自己在后面以身遮挡。那众大汉仍不肯善罢甘休，追出场外，围着飞鸿和梁宽。那被梁宽荡开一拳的恶汉，又一拳“单龙出海”向梁宽迎来。飞鸿摇摇晃晃，像醉汉一样，用身体挡住梁宽。恶汉立马不住，一拳打在飞鸿臂上，打者和

被打者同时“呀”地一声叫起痛来。一个人开了拳，其他大汉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一齐施展拳脚向飞鸿和梁宽袭来。飞鸿神色慌张，仿佛慌不择路逃生的样子，口中惊叫着，跌跌撞撞地闪入人群中。不过，他用的是“跌荡步”兼着某些醉拳手法，吃打真跌的是众大汉，而不是他。几番进攻，众大汉跌满一地，这才知道今日遇到克星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飞鸿和梁宽扬长而去。

飞鸿回到客栈，见梁宽身上有几处青乌，知道是刚才吃了亏，便取出随身携带的跌打药水，为他擦了。梁宽掀开飞鸿的衣衫，见他完好无损，这才钦佩他功力过人。

翌日，飞鸿和梁宽去探访“鸿胜”武馆。

“阿宽，今日去武馆，不可莽撞。”路上，飞鸿叮嘱梁宽道。

“小弟听大哥吩咐就是。”梁宽心悦诚服地应道。

经人指点，师兄弟俩来到了“鸿胜”武馆。武馆前面是一块草坪，门口一副朱漆对联曰：“英棍飞腾龙摆尾，雄拳放出虎昂头”。从门口望进去，厅中摆着兵器，插着几面旗帜，两位英气勃勃的少年，把守着门口。

飞鸿看了这般架势，钦羨不已，心想：何时我也能有这么个威风八面的武馆？他望着守门的少年，作了一

揖，恭敬地道：“大哥，我们是从广州来的，想拜见你们掌门师傅，有劳大哥们转达一下。”

守门的少年打量了飞鸿一眼，觉得他七尺昂仰，听他说话，声音哄亮，又彬彬有礼，便问：“你们是做什么的？找我们掌门人有何贵干？”

“我们想投拜于贵门，学点武艺防身。”飞鸿廉恭地应道。

“你们知道敝馆教的是什么拳？”

“贵馆教的是蔡李佛拳。”

“何人所创？”

“新会陈享师公所创。”

“敝馆宗旨，你可曾知道？”

“洪英至圣，英雄永胜。”飞鸿对答如流。洪即明朝洪武皇帝朱元璋，英雄指反清复明的少年派英雄。

守门少年颇为惊讶，不敢怠慢，但请两位客人到客房中等候，待后边练武完毕，便将他们引荐给大师兄。

一会，里边练武暂歇，大师兄出到门口，问守门少年：“门上可有事么？”

守门少年便将飞鸿二人要来学武之事禀报了，并请出二人，介绍给大师兄。

大师兄板着面孔，细细询问二人来历。当听说黄飞

鸿是广州武术名宿黄麒英之子时，大师兄既惊且疑。他想，来人若是黄麒英之子，想必是虎父无犬子；即使如何不济，也断不会到佛山来投“鸿胜馆”学艺的，难道是假冒的？抑或另有图谋？大师兄虽然满腹狐疑，可脸上却还是不露痕迹，笑着连说：“失敬，失敬”，将两人引入厅中坐下，饮茶叙话。

“世兄出自名门，武功一定精湛。”大师兄说。

“不敢，不敢。小弟幼时跟先父学过洪家拳，后来又从林福成师傅学过铁线拳，所得都是皮毛。”

“请世兄赐教几招，让敝馆兄弟开开眼界，如何？”大师兄站了起来，指着院子对飞鸿说。此时，馆内的门徒远远地围了过来，要领教一番客人的身手。

飞鸿推让了一会，后来，知道再推下去，不但使主人更加怀疑自己的身份，而且自己也显得矫情了，只好脱了长衫，只穿着一袭短打，向大师兄和众人施了一礼，说声：“献丑了，请大师兄和诸位师兄弟多多包涵。”便下到院子

飞鸿收腹沉肘时，扎了个四平大马，沉稳有如泰山。然后，猛喝声，有如虎吼雷鸣，屋瓦皆震，连屋内的杯盘瓶盏，也被震得嗡嗡作响。然后，进了马，泥地上被脚犁开一道坑渠。开始时，硬桥硬马，铁拳徐徐吐

出，浑是内家劲力。后来，拳势渐急骤，有如迅雷疾风，拳风过处，犹有一股凌厉的冲击之力。飞鸿打了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拳，五行之中，兼有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蕴有“仁、信、智、勇、严”五德。五行相生相克，循环往复，绵绵不断，如长江大河之奔涌，又如怒海惊涛滔滔滚滚，排山倒海而来，其气势足以令五岳振憾。飞鸿将五行拳打完了，顿时赢得馆内一片喝采之声。大师兄想不到客人有此神技，惊讶不已。

“好！打得好！”随着一声洪亮的赞叹，一位四旬开外的武师来到飞鸿面前。

“师傅是……”飞鸿欲上前施礼，却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他。大师兄连忙介绍说：“这是敝馆的掌门人张炎师傅。这位是广州名拳师黄公麒英公子黄飞鸿大哥。”

“啊，原来是张师傅！”飞鸿早闻张炎大名，张炎是蔡李佛拳祖师陈享的入室弟子。

“啊，原来是黄世兄。”张炎也早闻黄麒英的大名。

张炎和大师兄大摆筵席，宴请飞鸿和梁宽。他们再也不怀疑客人是假借黄麒英之名来行骗了，有如此身手的人，何必要假借他人之名呢。

“世兄，刚才听你说，是来敝馆学艺的，怕是开玩